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正傳卷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陳秉寧

春秋正傳卷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文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

襄王二十六年元年晉襄二年齊昭七年衛成九年蔡莊二十年鄭穆二年曹共二十七年陳共六年杞桓十一年宋成十一年秦穆三十四年楚成四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正傳曰書春王正月公即位正始也胡氏曰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

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

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周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曰祗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祗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紀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

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為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愚謂所謂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乃言其居喪之禮非初喪即位時攝行也以顧命考之則即位者繼統之大事而居喪之禮次焉若於初喪未成服之時受顧命即廟告祖臨羣臣然後行喪禮明承重也未明承重則不可以行喪禮也蓋受命告祖於廟即臨羣臣於廟然後行含斂之禮則三者皆得並行而不相悖矣古人行

大禮皆於廟故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癸亥日有食之紀天變也迅雷風烈必變

聖人所以敬天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正傳曰書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紀恤下之禮也而諸

侯失禮之罪著矣左氏曰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

公羊曰會葬禮也夫天子之於諸侯吉凶慶弔之禮

一往一來無不答也故五載天子一巡狩羣后四朝故上下之間亦有弔葬之禮所以通上下之情也春秋之所載未聞有諸侯朝天王奔喪會葬者而襄王此舉為得恤下之義然而下先乎臣當時君弱臣強亦可見矣胡氏曰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正傳曰書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紀禮之正也諸
侯五月而葬同盟畢至禮也葬送終之大事也故書
之穀梁曰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
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正傳曰毛國伯爵諸侯入為天子卿士者書天王使
毛伯來錫公命則其非禮自見矣公羊曰錫者何賜
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

命非正也胡氏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韍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

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

乎

晉侯伐衛

正傳曰書晉侯伐衛紀伐不庭也其可伐而不可伐之義見矣左氏曰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

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愚謂此實傳也夫以衛侯之不朝而侵鄭伐緜匡彼固謂之可伐矣然惟正己者則可以伐之也襄公能聽且居之言先自朝王而後伐衛之不朝而伐人所謂先正己而後正人者也然其不奉天王之討而伐之則非所可伐矣又為將伐衛而先朝王則亦非出於敬君之誠焉所謂五覇假之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正傳曰叔孫氏得臣名叔牙之孫也左氏曰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謝何以書著非禮也諸侯既畢喪而以繼世見天子天子錫之命諸侯拜而受之禮也今文公之立未嘗朝王而王錫之命又不自朝以拜賜而使得臣以往不臣之甚者也故春秋書以非之

衛人伐晉

正傳曰書衛人伐晉則衛侯之罪見矣何罪乎不自

反而不縮也夫衛不朝晉是背盟主也晉侯先朝王而後伐之得正已以正人之義爲衛君者宜屈服矣乃又使孔達帥師伐晉是不自反而犯盟主其罪大矣故春秋非之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正傳曰公孫敖魯大夫左氏曰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書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見其會之非禮也禮卿不得會公侯敖以大夫會晉侯非禮也故春秋書

之而非禮之罪見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正傳曰頵楚君名商臣世子名書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誅亂賊也左氏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

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且掌環列之尹胡氏曰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

懲誡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歎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陷穽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而懲於為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

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懼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佛旨而見酖矣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

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凡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顉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掩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

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愚謂商臣猶稱世子而無貶而云其惡自著則其他小惡者何待貶而後著耶

公孫敖如齊

正傳曰書公孫敖如齊著聘禮之非也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言吉凶不可以相襲也左氏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

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愚謂聘禮也居喪而行之非禮也故春秋書如齊使人考如齊之故則行聘禮也而其居喪行聘之非禮自可見焉其指微矣

襄王二十七年 二年 晉襄一年鄭穆三年曹共二十八年陳共七年杞桓十二年宋成十二年秦穆三十五年楚穆商臣元年 三年齊昭八年衛成十年蔡莊二十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正傳曰彭衙秦地書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

績罪交忿之兵也左氏曰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及彭衙既陳以其屬

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胡氏曰夫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己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已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

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愚謂此確論矣據左氏秦經人之國以襲人報殽之役是秦加怨於晉也晉以居喪自處謹守以禦去則勿逐可也乃追至於彭衙戰於秦境是晉加怨於秦也故曰交怨之兵也

丁丑作僖公主

正傳曰書丁丑作僖公主左氏曰書不時也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穀梁曰喪主於虞吉主於練胡氏曰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

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為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揜所以謹之也愚謂主者所以依神者也神無二主其初喪之主乃所謂重也既葬而立曰是憑是依者乃真主也武王伐紂載文王僞主以行君子以為非實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正傳曰書及晉處父盟著其盟之非也春秋無善盟

盟者忠信之薄也况君與其臣盟乎况越國乎其及

不言公處父不稱氏公穀諸儒皆以為諱非也言及

則公可知矣言處父則陽氏可知矣不言地而言晉

則於晉越國可知矣曾是以為諱乎左氏曰晉人以

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乙巳晉人使陽處父盟

以恥之此實傳也然則公以巳之不朝晉為失禮則

修令詞以平之可也而越國以盟是失巳矣竟取晉

人之恥使大夫與之盟以臣抗君於己之地是失人矣失己失人則上下君臣之倫紊矣曾是以為霸乎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正傳曰垂隴鄭地書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於垂隴著非禮也左氏曰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愚謂此實傳也夫盟誓非古也況敖與穀以大夫會諸侯乎

按左氏謂公未至是及晉處父盟未至也而敖以大夫擅行盟會之大事非但見大夫盟諸侯且以見大夫專執國政矣春秋書之以著其彼此上下之罪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正傳曰云自十有二月者去歲十有二月即夏之十月也自十有二月至秋七月不雨則不雨者歷四時八閱月旱之甚也何以書紀災之甚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正傳曰大事者大合食祫祭也五年一祫毀廟與羣廟之主皆合祭於太廟之室太祖東向其餘皆以南北相向以為昭穆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躋僖公者至合食之時見僖與閔同昭穆而僖兄閔弟遂躋其主於閔之上蓋於時夏父弗忌為宗伯主之且曰吾見新鬼大舊鬼小而不知閔雖弟先為君而僖雖兄時已為臣君臣之義已前定今升而上之非禮矣如僖公者但當以兄弟相及之義及於閔之次昭則

同昭位在昭之左次穆則同穆位在穆之右次可也三傳皆以閔為祖僖為禰先禰而後祖為逆祀誤矣若父子相繼異昭穆乃為異世乃稱祖禰閔僖兄弟同世而稱祖禰可乎若如三傳胡氏之言以兄弟為異世為祖為禰則殷之兄弟四人相繼其長兄當為高祖矣其名位反易豈不甚乎穀梁曰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春秋書躋僖公三傳皆以為逆祀是也譏以後君先先君也非禮也或曰非是之謂也紀大

事也蓋前二月作僖公主既祔而猶在几筵今乃祭告升之於太廟然而亦非時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正傳曰書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譏貪忿之兵也左氏曰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愚謂此實録也夫彭衙之勝可以已而不已非貪忿之兵而何左氏又曰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愚謂此

則妄也既推尊穆公之意以及其卿又何不推穆公之德以及其民而勿伐之乎其稱人者史畧之也胡氏曰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争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愚謂胡氏謂晉報復結怨是也謂貶而稱人非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正傳曰書公子遂如齊納幣紀大禮也昏禮之大者

人道之始也納幣又昏禮之始也公胡皆以為譏喪昏非也按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薨至此文公二年十二月已大祥矣夫謂之祥則行納幣之禮未得為喪娶左氏曰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愚謂奉宗廟以繼先君之統事之大者也故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如之何其勿急乎公羊胡氏乃至責文公之志過矣

襄王二十八年三年晉襄四年齊昭九年衛成十一年蔡莊二十二年鄭穆四年曹共二十九年陳共八年杞桓十三年宋成十三年秦穆三十六年楚穆二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正傳曰得臣魯大夫沈小國姬姓稱得臣會諸侯是主在魯也書伐沈譏不義之兵也左氏曰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愚謂沈不與中國之盟會而外服於楚是

變於夷固有罪矣然魯於沈為同姓而伐之是伐同姓也沈國微小動諸侯之兵而伐之是不能恤小也其與沈之罪均耳何以伐人而使其人民逃散亦可悲夫胡氏以為無譏悮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正傳曰王子虎周大夫書王子虎卒著非禮也左氏曰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愚謂諸侯卒而赴於諸侯禮也大夫卒而赴於諸侯非

禮也胡氏曰天子内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脫驂於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於舊館惡夫涕之無從而為之者非理之經也天子内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重之權矣

秦人伐晉

正傳曰書秦人伐晉著貪憤之兵也不待稱人以貶而其罪自見矣左氏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

及郊晉人不出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愚謂此實録也吾於濟河焚舟以見其憤矣於取王官及郊見其貪矣貪憤之兵謂之不義孟子曰為善戰者服上刑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穆公惡能知人三子惡得為賢臣程子曰搆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

敢出秦人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終能悔耳

秋楚人圍江

正傳曰書楚人圍江紀蠻荆肆暴也左氏曰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愚謂自齊桓之霸江黄以近楚之國而從齊故既滅黄今又圍江晉使先僕救之此晉所以繼齊桓而霸也

雨螽于宋

正傳曰書雨螽于宋紀災異也雨者如雨也雨于宋

宋有報則書也穀梁曰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正傳曰如晉者往朝晉也何以言之以下公及晉侯盟可知二事也故春秋書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著其非禮之舉也夫朝聘於國盟誓於境二事不相沿公如晉以朝聘矣又為晉所要而與之盟不思前年與其臣處父盟於晉國之辱故春秋書

以非之左氏曰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愚謂無禮者前使陽處父與盟於國外之事也請改盟者實欲名公以朝也公如晉者實朝之也既朝乃及晉侯盟盟已非禮矣況又貳之乎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正傳曰書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善其救也江黄二小國逺而逼於楚而從於齊與中國之盟會楚以蠻荆肆暴欲吞二國既以滅黄而又圍江晉伐楚而救之可謂攘楚安夏之師矣故春秋善之左氏曰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愚謂此雖未足盡據然而能以江故告於周則是奉王命以行又足以聲大義於天下矣胡氏又曰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

公遠結江黄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畧陳蔡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强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

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

用兵之法也愚謂此亦經外之意也

襄王二十九年 四年 晉襄五年齊昭十年衛成十二年蔡莊二十三年鄭穆五年曹共三十年陳共九年杞桓十四年宋成十四年秦穆三十七年楚穆三年

春公至自晉

正傳曰書公至自晉以始終乎非禮之舉也君舉必

書至必反面也

夏逆婦姜于齊

正傳曰書逆婦姜于齊紀大昏之禮也昏者人道之始上承宗廟而繼先君之統於無窮可不重乎左氏曰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公羊曰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畧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畧之也程胡二子皆以稱婦姜為已成婦蓋謂其喪中納幣然以時考之納

幣已在大祥之後況繼嗣尤為孝先之大事乎況娶
又在納幣踰年之後乎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亦
立法嚴而待物恕之意也諸儒蓋因婦姜之言而起
此議耳

狄侵齊

正傳曰書狄侵齊紀中國之不振也

秋楚人滅江

正傳曰書楚人滅江罪蠻荊之肆暴也於是乎見覇

圖之衰矣左氏曰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維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愚謂晉人救兵之不力終不能全江之亡秦穆公聞江之滅乃為之不舉是晉人千萬之兵不如秦伯之一念也惜夫

晉侯伐秦

正傳曰書晉侯伐秦紀報怨之兵也左氏曰圍祁新

城以報王宫之役程子曰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

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

聖人取其能遷善也稱晉侯不復加譏見秦宜得報

而自悔不復修怨乃其善也愚謂讀春秋者當就事

論事此書特見晉之報怨程子又以秦之悔過不復

報而稱晉侯不復加譏而善之則支矣

衞侯使甯俞來聘

正傳曰俞甯武子名衞大夫書衞侯使甯俞來聘紀

邦交之禮也左氏曰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愚謂於是見魯侯之失舉而武子之為知禮也交際之間其可不謹乎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正傳曰風氏成風也妾母也而稱夫人者史從僭號也然則非孔子之文明矣後書稱小君做此書夫人風氏薨紀君母之大故也而其失禮不可掩矣程子曰自成風以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胡氏曰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

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襄王三十年　五年晉襄六年齊昭十一年衛成十三年蔡莊二十四年鄭穆六年曹共三十一年陳共

十年杞桓十五年宋成十五年秦穆三十八年楚㨗四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正傳曰珠玉寳於口曰含車馬以賻其喪曰賵書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譏非禮也斯舉也有非禮四焉以天子之尊而含賵諸侯之妾非禮一也含者初斂之禮而既喪三月矣行之非禮二也含賵兼行厚禮妾母非禮三也遂成妾母為夫人亂倫失理非禮四也一舉而四失禮焉直書其事而其非自見矣胡氏乃

以為王不稱天為弗克若天則詞贅而意鑿矣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正傳曰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庶母文公之庶祖母也以妾僭嫡故稱小君書葬我小君成風則其僭禮之非自見矣云葬我小君則是以夫人之禮葬之也以妾僭嫡以下陵上天理人倫之大變故春秋因葬而書而其罪自見矣胡氏曰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為立宮而羽數特異此

雖非禮之正然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薨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王使名伯來會葬

正傳曰名伯名眧公書王使名伯來會葬則非禮自見矣夫會葬之禮諸侯所以尊天子天子答施於諸侯猶之可也而施於妾母是成其為夫人而教人以妾僭嫡矣以妾僭嫡紊名分逆天理莫此之甚焉者

也故春秋既書王使榮叔來歸含且賵又書王使召伯來會葬則其禮之非禮而王之不王不待去天而其過不可掩矣二傳皆以為禮程胡皆以不稱天以謹戒者鑿矣

夏公孫敖如晉

正傳曰如晉行聘也書如晉譏非所宜如也天子致含賵會葬而未之拜謝葬未乾即使公孫敖如晉行聘焉直書其事與時而其失自見矣

秦人入鄀

正傳曰鄀小國名書秦人入鄀譏非伯討也而其擅興陵虐之罪見矣左氏曰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愚謂此實傳也鄀反覆背理舍夏變於夷誠有罪矣然而惟天子得以討之惟天吏得以伐之秦不奉王命徳非天吏而擅伐之可乎又虐而入之可乎交譏並罪不可逃矣

秋楚人滅六

正傳曰六小國在壽州安豐縣書楚人滅六著蠻夷之猾夏而覇業之不競也左氏曰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徳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吴氏曰晉襄公志氣不能如初年之盛紹覇之業寖以衰微故西戎之秦南蠻之楚敢於肆行中國吞噬弱小而無所忌是矣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正傳曰葉許僖公名書許男業卒紀同盟之大故也

襄王三十一年六年晉襄七年辛齊昭十二年衛成十四年蔡莊二十五年鄭穆七年曹共三十二年陳共十一年杞桓十六年宋成十六年秦穆三十九年楚穆五年

春葬許僖公

正傳曰書葬許僖公紀同盟相恤之大義也餘見前

夏季孫行父如陳

正傳曰書季孫行父如陳著其如之非禮也左氏曰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

陳且娶焉愚謂此實録也夫禮主乎一聘則聘昏則昏假聘以成昏假公以遂私非禮也故春秋書之而其非自見矣

秋季孫行父如晉

正傳曰如晉聘也書季孫行父如晉著其聘之非禮也古者朝聘以時五年夏公孫敖如晉矣今踰年而行父再聘焉既為非禮又左氏曰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

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愚謂此又行父之非禮也汪氏曰王制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文公即位六年自朝於晉者再而貴卿比年往聘過於事天子之禮而京師之朝終其世不見於經葢知有霸主而不知有天王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正傳曰驩晉侯名書晉侯驩卒紀霸主之大故也何

以書之於是有會葬之禮焉左氏曰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以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紓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

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於陳趙孟使殺諸郫愚謂觀此亦足以為戒矣晉襄公紹霸業以威諸侯身死未久而冢嗣不立假於强臣之手六卿分晉有自來矣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正傳曰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紀會葬之禮也禮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今晉有亂故不待期而葬觀此則以赴會葬者為禮不待期而葬者為非禮矣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正傳曰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則其賊殺之罪與逸賊失臣之端並可考見矣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曰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

是廢將君謂射姑曰陽處父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愚謂觀此則射姑賊殺之罪著矣然刺於朝而君不正其罪而縱之出奔則晉君逸賊之罪又著矣易曰君不密則失臣晉君漏處父之言而使殺焉則其君失臣之罪又著矣其兩稱晉者他國之史之詞耳公胡二氏乃有稱國稱君稱氏之辨鑿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正傳曰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紀非禮也夫朝廟為告朔也不告月是不告朔非禮也猶朝于廟亦非禮也左氏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胡氏曰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致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

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筴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歸奇於扐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愚謂猶朝于廟乃書實事胡氏以為幸其不已之詞鑿矣

襄王三十二年七年晉靈公夷皐元年齊昭十三年衛成十五年蔡莊二十六年鄭穆八年曹共三十三年陳共十二年杞桓十七年宋成十七年卒秦康公罃元年楚穆六年

春公伐邾

正傳曰書公伐邾則陵弱之罪自見矣左氏曰間晉難也然則因覇國之有難肆其侵小之虐其不義甚矣

三月甲戌取須句

正傳曰須句小國書取須句則文公貪虐之罪自見

矣左氏曰寘文公子焉非禮也杜氏曰絶太皡之祀

以與鄣國叛臣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今邾文

公子叛邾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愚謂魯文公

斯舉有不義三焉以大吞小失字小之義一也取非

其有以與叛臣二也絶太皡之祀三也舉一會兵負

三不義之名魯文公何以自立於天下乎

遂城郚

正傳曰郚魯邑穀梁曰遂繼事也書遂城郚譏不時

且非義也遂因伐邾之師以城郚也夫文公以邾叛臣守須句之地又虐用民力城郚以備邾又違農時而不恤文公之無道甚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正傳曰王臣宋成公名書宋公王臣卒紀與國之大故也於是乎有會葬之義焉故聖人筆之

宋人殺其大夫

正傳曰書宋人殺其大夫著擅殺之罪也左氏曰宋

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

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胡氏曰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正傳曰令狐晉地書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先蔑奔秦則晉大夫仗義之師而先蔑負義之罪皆可見矣

按左氏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使先蔑迎公

子雍于秦秦康公多其徒衛送公子雍於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

戎戎津為右及菫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於刳首愚謂此晉諸大夫悟迎雍之非而從立嫡之是故起兵以禦秦人納雍之兵所謂仗義矣又按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

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愚謂此先蔑既不能聽林父之忠告克已以從善變逆以為順至於身去父母之邦負不韙之名於天下所謂背義矣

狄侵我西鄙

正傳曰西鄙魯西邊之地也書狄侵我西鄙志警也見夷狄之陵中國也晉襄既没覇業陵替秦晉交爭狄人窺伺其間大肆内侵故侵魯侵齊侵宋侵衛之

事漸見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正傳曰扈鄭地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則其盟之義而非禮皆可見矣左氏曰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何以謂之義晉立太子為君是立嫡也而魯與諸侯盟會以定之定立嫡之義也何以謂之非禮諸侯與諸侯會君與君盟禮也而公以諸侯不與晉之新君盟而

與趙盾盟焉是置立在盾益盾之强而紊君臣之分非禮矣左氏諸儒皆以不序諸侯不名大夫為公後至不與會盟者非也不序不名蓋史畧之耳此會繫於公不繫於諸侯大夫故可畧之也且書云公會是公至可知矣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正傳曰涖臨之也書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著其如之非禮也夫莒以小弱之國見伐于徐公孫敖如

盟以救之似禮矣而救之意不在於救莒因盟莒以為逆娶之地假公以圖私濟邪以害正故左氏曰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夫穆伯所為如此其私營邪謀不道甚矣故春秋書之使人考其跡知其心而非禮自見矣

襄王三十八年晉靈二年齊昭十四年衛成十六年蔡莊二十七年鄭穆九年曹共三十四年陳共十三年杞桓十八年宋昭公杵臼元年秦康二年楚穆七年 三年崩

春王正月○夏四月

正傳曰無事並書時月義見前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正傳曰書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備時月日者何以紀天下之大變故詳之也於是乎天下如喪考妣為之服斬衰諸侯有奔喪會葬之禮同軌畢至焉是故詳

書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正傳曰衡雍鄭地書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譏大夫會盟之非也左氏曰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夫上古不事盟誓盟誓後世諸侯之事也諸侯失道政在大夫故大夫會盟自此始矣高氏曰衡雍晉文公會諸侯朝王之處也天王崩諸侯不奔喪而盾遂皆國之正

卿乃自相會盟於王畿之内惡莫大焉春秋直書其罪自見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正傳曰暴鄭地書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譏内外之無辨也亂禮也左氏曰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愚謂珍之者重之也重之所以責之至也以公子之貴而屈下會盟于雒戎之賤尊卑混矣罪莫大焉胡氏曰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

及雒戎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內外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無備甚矣自東漢已來乃羌漢雜處而不辨晉至於神州陸沉唐亦世有安史之亂許翰以為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愚謂其稱公子及日與地與名史文之詳耳非以此為義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正傳曰書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著非

義也罪敖廢君命而從己欲也左氏曰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愚謂天理人欲繫乎志之向背而已矣夫志於京師則有天王之尊敬莫大焉志於莒則有己氏之淫肆莫大焉一志於敬則為天理一志於肆則為人欲一念之微天人判而善惡分焉胡氏曰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

其志則放僻趨蹶無不為矣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於周之意惟己氏之欲從也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為之帥至於棄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敖與何誅使後人為鑒必持其志修窒欲之方也

螽

正傳曰書螽紀災異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正傳曰大夫司馬者公子卬也司城者蕩意諸也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紀宋之亂也有來報故書之以示戒焉左氏曰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胡氏曰初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以為不可遂舍司馬

以讓公子卬則卬固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公固欲以其弟卬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衆舉賢以素有威望為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宜矣愚謂書以官乃據實詳記史之文耳何繫於義耶

春秋正傳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正傳卷十八 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陳秉寧

春秋正傳卷十八

明 湛若水 撰

文公

頃王元年九年晉靈三年齊昭十五年衛成十七年蔡莊二十八年鄭穆十年曹共三十五年卒陳共十四年杞桓十九年宋昭二年秦康三年楚穆八年

春毛伯來求金

正傳曰毛伯天子之大夫名衛書毛伯來求金譏非禮之求也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王者無求求之非

禮也左氏曰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愚謂不稱王使公羊以為未踰年即位胡氏以為當喪未君諒陰不言則是三年政令皆廢矣冢宰代言古有行之者矣程子曰毛伯風魯以求金故不云王使此言是也

夫人姜氏如齊

正傳曰姜氏即出姜齊昭公之女也書夫人姜氏如齊紀歸寧之禮也女嫁父母在歲一歸寧禮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正傳曰叔孫氏得臣名魯大夫也書如京師紀會葬之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至今公不親奔使臣往焉非禮也

辛丑葬襄王

正傳曰書葬襄王紀天下之大事也於是乎同軌畢至諸侯有奔喪之禮焉左氏曰莊叔如周葬襄王春秋書此以見公之不往非禮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正傳曰先都晉大夫書晉人殺其大夫先都著擅殺之罪也而晉之亂可見矣夫大夫受命於天子者也先都之殺或晉侯晉人皆不可考然晉之亂無刑政矣罪之大者也左氏曰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愚謂若如左氏之言則又非特專擅而已非特一先都而已盖且行盜賊之計焉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正傳曰夫人之禮與君同故如齊必書至自齊必書
出告反面之義也胡氏曰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
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
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豕矣未有至之者則其行非禮
以不至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
其至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
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
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

儀而可以揺動乎出姜至是盖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愚謂以不至見其罪不書為示誅意之法則夫至之書之者其罪反不可見不可誅之耶若此之類皆鑿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正傳曰晉人者衆人也胡氏曰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書之著擅殺之罪也左氏曰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是以胡氏又為之論曰夫三大夫者

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愚謂只直書之不必稱國討不必去其官而專殺之罪自見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正傳曰書楚人伐鄭罪其伐也書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善其救也紀蠻荆之肆暴而諸侯攘夷之兵也左氏曰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龍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愚謂觀此則楚有猾夏貪暴之罪而諸侯雖有攘

夷之名而緩兵逸賊之罪不能辭矣

夏狄侵齊

正傳曰書狄侵齊紀外裔之犯中國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正傳曰襄曹伯名書曹伯襄卒紀鄰國之大故也為有弔葬之禮焉

九月癸酉地震

正傳曰地道主靜而震動焉書之以示戒也公羊曰

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正傳曰椒者越椒楚大夫也書楚子使椒來聘與夷狄慕華之善也朝聘中國諸侯相交之禮楚子始使來聘則必有慕義向華之心也故善之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是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正傳曰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故云僖公成

風秦人來歸其禭則以夫人之禮禮之矣故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譏非禮也過時而來亦非禮也程子云過時始至故云來歸又云蓋嫡妾之亂自茲而始是也胡氏曰秦人歸禭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禭也亦猶平王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禭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

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誡之義明矣愚謂此又經外之意也聖人直書止明禭之非禮非時耳

葬曹共公

正傳曰書葬曹共公紀會葬鄰國之義也禮諸侯五月而葬同盟畢至禮也

頃王二年十年晉靈四年齊昭十六年衛成十八年蔡莊二十九年鄭穆十一年曹文公壽元年陳共十五年杞桓二十年宋昭三年秦康四年楚穆九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正傳曰臧孫氏辰名魯之名大夫臧文仲也書臧孫辰卒紀國卿之大故也而其平生之善惡可考而知矣文仲自莊公末巳與聞國政四十餘年而魯政益衰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夫子以為竊位其為人可知矣

夏秦伐晉

正傳曰書秦伐晉譏貪憤之兵也左氏曰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其彼此報復貪憤之罪可並見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

正傳曰書楚殺其大夫宜申著楚穆擅殺之罪也左氏曰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强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

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絶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愚謂據此則宜申楚大夫方楚世子商臣弒其君父以自立宜申懷報讐之心者久矣及今乃始與仲歸謀復十年之讐自以為成王之忠臣不知乃商臣之弒賊也夫既臣之而後謀逞其志與或人之

與豫讓謀者相同雖陷於弑逆之罪然其志猶可憫也故春秋特書楚殺其大夫宜申罪楚穆之專殺而不罪宜申其意可見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正傳曰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紀大災也周正月子月也七月午月也正田苗憂旱之時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正傳曰蘇子周之卿士及者魯公及之也書及蘇子

盟于女栗譏其盟之非禮也盟者諸侯之事相誓以為信者也諸侯不以忠信事天王至王人來盟乃盟之非禮矣左氏曰頃王立故也愚謂頃王立欲親諸侯故使蘇子來盟夫天王崩頃王立魯與諸侯皆不聞有往者而獨與王人盟是上失天子之尊下無人臣之禮矣故春秋書此兩見其非

冬狄侵宋

正傳曰書狄侵宋紀蠻夷之陵霸國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正傳曰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則蔡從夷楚陵夏之罪並見矣左氏曰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於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狥或謂子舟

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愚謂此實傳也觀此則厥貉之次將以伐宋也夫宋商王之後覇國之裔也上書狄侵宋是中國衰弱已甚諸侯當救之而不救則亦已矣而蔡與陳鄭又從楚而謀伐焉引蠻夷之兵以滅先代之後有人心者肯為之乎故春秋書於冊以深罪之

頃王三年

十有一年

晉靈五年齊昭十七年衛成十九年蔡莊三十年鄭穆十二年曹文二年陳共十六年杞桓二十一年宋昭四年秦康五年楚穆十年

春楚子伐麇

正傳曰麇小國近楚書楚子伐麇則蠻夷陵暴之罪見矣左傳言麇子逃歸故楚伐之為其逃也左氏又曰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於錫穴愚謂厥貉之會諸侯從蠻夷以陵霸國本非義也麇子逃歸不得為非而楚窮伐之其得罪於王

法大矣春秋書此其亦禦外侮尊中國之義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正傳曰承匡宋地名書叔仲彭生會晉郤缺於承匡則其會之善與臣之專而春秋喜懼之情見矣左氏曰叔仲惠伯會晉郤缺於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愚謂諸侯從楚以中國而為蠻夷矣惠伯郤缺會以謀之蓋必有攘抑之術也其會善矣然而魯公不與晉侯會而使卿大夫自為會是以謀國大事委之於

臣下也其事勢亦可知矣此春秋之所以懼也

秋曹伯來朝

正傳曰曹伯曹文公也書曹伯來朝著小國事大之禮也左氏曰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愚謂諸侯即位相朝聘禮也孟子曰唯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曹伯有焉故春秋善之

公子遂如宋

正傳曰公子遂襄仲也書公子遂如宋紀聘問鄰國

之禮也左氏曰襄仲聘於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於鄰國相恤之禮得矣

狄侵齊

正傳曰書狄侵齊紀蠻夷之陵霸國也夫齊有霸國之餘烈而狄侵之則狄人强盛而齊國浸弱可知矣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於鹹

正傳曰狄者三傳皆以為長狄也書叔孫得臣敗狄於鹹紀攘夷之兵也左氏曰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

使叔孫得臣追之吉僕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愚謂觀此傳則得臣此舉有攘夷尊夏之功矣故春秋與之然不以聽命於天子歸於司寇則亦彼善於此而未盡善也

頃王四年

十有二年

晉靈六年齊昭十八年衛成二十年蔡莊三十一年鄭穆十三年曹文三年陳共十七年杞桓二十二年宋昭五年秦康六年楚穆十一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正傳曰書郕伯來奔則失國之罪見矣左氏曰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愚謂史盖因失稱而稱之也夫鍾郕邽皆郕邑也夫郕伯卒太子可以繼世為郕伯而不能自立以其邑奔人之國是自棄其爵而不能守其國矣故春秋書以譏之

杞伯來朝

正傳曰書杞伯來朝紀非禮也左氏曰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據此則杞伯之來葢為絶叔姬而求再昏也於禮無據矣古者朝聘以時非其時非禮矣夫朝則朝昏則昏以朝為名而實求再昏得為禮之正乎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正傳曰按左氏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絶也書叔姬言非女也何以書叔姬見出於夫家卒於魯而無所歸

則魯喪葬之是以書焉

夏楚人圍巢

正傳曰巢楚間小國書楚人圍巢紀楚之憑陵虐及小國也左氏曰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愚謂觀此傳則楚無道之甚誠蠻夷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惡之至矣宜矣

秋滕子來朝

正傳曰書滕子來朝紀朝聘之禮也左氏曰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愚謂滕子來朝則善矣文公即位十二年受曹杞滕君之朝已而不思已曾不一往朝覲於天王何耶强恕而行何善不可為蓋至是天下諸侯不復知有天王人心死而天理滅矣

秦伯使術來聘

正傳曰術者西乞術秦大夫也書秦伯使術來聘譏之也何以譏之以其聘之不專也左氏曰秦伯使西

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愚謂觀此傳則秦聘之不專志在言伐晉而不在修好也以貨利相交而不以禮義也

故春秋書以非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於河曲

正傳曰河曲晉地書晉人秦人戰於河曲紀憤暴之兵也左氏曰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

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於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

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叟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愚謂秦人以令狐之役以伐晉取羈馬是貪憤之兵也晉人不薄人於險則曲在秦矣聖人書之使考跡據事而其是非見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正傳曰諸鄆魯二邑城者築城也書季孫行父帥師

城諸及鄆者左氏曰書時也魯與莒爭鄆城所以備

禦之且冬時役民得時以衛民矣故春秋與之

頃王十有三年晋靈七年齊昭十九年衛成二十一年

五年蔡莊三十二年鄭穆十四年曹文四年

陳共十八年卒杞桓二十三年宋

昭六年秦康七年楚穆十二年

春王正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於前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正傳曰朔陳侯名書陳侯朔卒紀與國之大故也見

相恤之義焉

邾子蘧蒢卒

正傳曰蘧蒢邾子名書邾子蘧蒢卒紀與國之大故也有赴則史書之有相恤塟賻之禮焉左氏曰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

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愚謂觀此傳則邾文公賢君也春秋書之雖不為其賢然而因所書以考其跡而其賢可見矣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正傳曰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紀甚災也春秋乃子至午月正農務之時而經三時不雨則五穀不熟而生民無育矣故春秋傷之

世室屋壞

正傳曰書世室屋壞則文公之不致孝乎宗廟可知
矣左氏曰秋七月太室之屋壞書不共也愚謂自正
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世室屋壞則文公不修宗廟
所致也程子曰觀春秋中文公事宗廟最為不謹遂
有世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胡氏曰世室
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書
世室屋壞譏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
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

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

垂戒切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正傳曰沓地名書公如晉衛侯會公於沓著睦隣解

難之義也吳氏曰公往朝晉衛侯要之於路而與公

會於沓故因公以請平於晉夫朝晉睦隣之義也而

與衛侯會以平晉則解難之義矣故春秋書以與之

狄侵衛

正傳曰書狄侵衛紀中國之弱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於棐

正傳曰書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於棐始終乎睦鄰恤難之義也左氏曰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於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愚謂此與前事也始終書之見文公睦鄰恤難之義矣

十有四年晉靈八年齊昭二十年辛衛成二十二年蔡莊三十頃王六年崩子班嗣位是為匡王

三年鄭穆十五年曹文五年陳靈公平國元年杞桓二十四年宋昭七年秦康八年楚莊王旅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正傳曰書公至自晉紀告廟之禮也凡為人子出必告反必面禮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正傳曰書伐邾應敵之兵也義也左氏曰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愚謂魯叔彭生帥師伐邾蓋以邾伐魯南鄙所謂

不得已而應之此舉不可謂無名矣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正傳曰潘齊侯名名之亦無他義書齊侯潘卒以其來赴而書之也左氏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於新城

正傳曰新城宋地書會盟于新城善其外楚之義也左氏曰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程子曰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楚也胡氏曰同盟於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强之也愚謂同外楚者外其蠻夷猾夏也外其僭王而陵蔑周室犯尊號而滅君臣之義也故春秋善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正傳曰孛與彗同光直上如帚者為彗光芒四散者為孛書有星孛入于北斗紀變異也天象人事一氣相符者故聖人記之示謹天戒也左氏曰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穀梁曰孛之為言猶茀也胡氏曰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貽

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於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愚謂雖無三君之應聖人書之猶示當時君臣以謹天戒也

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國君出入告反之義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正傳曰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紀悔過之義也

左氏曰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胡氏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

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愚謂改過則善矣然不知畀且庶之不可奪長而捷菑之不宜納而納動師遠役至其國徵於色發於聲而後止則非所謂不遠復矣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正傳曰書公孫敖卒于齊不正其卒也外之也左氏

曰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愚謂為魯臣死於魯者葬於魯不為魯臣死於齊者不當葬於魯故書卒于齊外之也而其從已氏以客死於他邦不正終於牖下矣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正傳曰書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誅弑逆之罪也不必如胡氏以為稱公子者誅止其身也齊人立舍即為君矣書弑君實事也不必如公穀胡氏以為未踰年稱君成其為君以重商人之弑也左氏曰魯叔姬配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恃可以取而代也又曰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宋子哀來奔

正傳曰子哀高子字書宋子哀來奔義其來也左氏曰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杜氏曰貴其不食汙君之禄避禍速也胡氏曰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為三仁之首子哀不

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愚謂按左氏杜氏則所謂書來奔而貴之者貴其能辭祿避亂而來也胡氏又以稱字為貴之則與二氏之說異而又拘於義例之說矣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正傳曰書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著齊人之不義也

胡氏曰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忌魯矣魯使

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也愚謂不稱行人史有詳畧耳只書齊人執而罪已見矣何必泥公羊以已執之之說耶

齊人執子叔姬

正傳曰齊人者商人之黨與盡齊之人也書齊人執子叔姬著逆黨之罪也左氏曰襄仲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於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

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愚謂齊人既弒其君又執君母罪之極大者也故既書執單伯又書執子叔姬甚其罪也高氏曰兩書齊人執者以明單伯子叔姬之無是事愚謂此一事也别兩書之詞煩而意益懇至所以甚齊人黨惡之罪也程子曰商人弒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敢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胡氏曰子叔姬者齊君

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

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匡王元年十有五年晉靈九年齊懿公商人元年衛成二十三年蔡莊三十四年卒鄭穆十六年曹文六年陳靈二年杞桓二十五年宋昭八年秦康九年楚莊二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正傳曰書季孫行父如晉譏其如之非也左氏曰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愚謂夫以齊人既弒其君又執君母與天子之命大夫其弒逆之罪暴横之惡極矣行父以國上卿不能請討于天王約

與國以正其罪惡反因晉以求釋焉所謂厥罪惟均矣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正傳曰書宋司馬華孫來盟著其盟之非也諸侯相會以盟好禮雖非古亦近世之義也今司馬華孫特自來盟又以臣盟君則非禮義之正矣故春秋書之著其非也左氏曰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

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愚謂此其言雖倿而其來盟之義不足取也曾是以為貴乎曾是以為敏乎胡氏曰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為無君矣孟

子曰所謂故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有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愚謂此非經之本義也經書此不過著盟之非正耳至於左氏以為貴之誤矣

夏曹伯來朝

正傳曰書曹伯來朝交著其非也左氏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愚謂左氏知其為禮而不知非禮之禮矣夫曹伯忘君臣之義不朝天

子而朝魯魯亦不朝天子而受曹之朝故春秋書此兩見其非焉耳矣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正傳曰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善之也善齊人之不奪人喪也左氏曰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毁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胡氏曰公孫

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敖著教也易曰有子考無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盖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誌儆戒也非禮而無應天之誠皆可見矣左氏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

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愚謂左氏以伐鼓用幣之儀示等威之道為禮蓋亦禮之末耳日有食之陽道不競君道不振之象也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此應天之實而禮之大者也

單伯至自齊

正傳曰書單伯至自齊著齊之罪也左氏曰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愚謂單伯之見執於齊非單伯之罪也齊之罪也故書至自齊則齊人之罪大矣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止傳曰書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著問罪之師也左氏曰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愚謂雖伐蔡入其國止於問罪而無所取亦春秋之彼善於此者也左

氏既以入蔡盟城下而還而又云獲大城曰入則其言自相矛盾而不足信矣

秋齊人伐我西鄙

正傳曰書齊人伐我西鄙志警也而齊人擅興無名之罪自見矣

季孫行父如晉

正傳曰書季孫行父如晉謹國卿之出也卿大夫非公事不得出境出境則書之左氏曰齊人侵我西鄙

故季文子告于晉愚謂晉霸主也故行父以齊人見侵之事告晉是為公事而行非私出者矣然行父惟知有霸主而不知有天子之尊以告于晉而不知以告于天王請討之是蔑君臣上下之義矣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豈不信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正傳曰書諸侯盟于扈非其盟也而諸侯盟之不固而晉侯負盟之罪可考見矣左氏曰冬十一月晉侯

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程子曰此盟為齊亂也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見衆國無能為也愚謂二子之言是矣而左氏又以凡公不與會不書為諱與而不書為後胡氏又云不分爵號為諸侯等於夷狄而畧之以其受

賂而不能討齊之罪又曰不言晉會而言諸侯以為分惡於諸侯則詞皆愈支離而義愈晦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正傳曰書齊人來歸子叔姬所以罪齊也其執其歸皆在齊也程子曰執之書故來歸不得不書胡氏曰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弒其君商人皆

稱齊人深責之也愚謂但書齊人即商人在其中矣不必待稱商人為齊人而後見責之也餘倣此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正傳曰書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著齊横暴之罪也夫齊商人冐弑君之罪而不自反乃侵魯又伐曹又入其郛其暴横極矣左氏曰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

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匡王二年 十有六年 晉靈十年齊懿二年衛成二十四年蔡文公申元年鄭穆十七年曹文七年陳靈三年杞桓二十六年宋昭九年弑秦康十年楚莊三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正傳曰此何以書著會盟之非禮而取辱也左氏曰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程子曰魯齊既先約盟而公稱疾不往及使季孫行父會故齊侯不及盟愚謂諸侯會盟為兩君修好睦鄰之道公既約與齊盟乃不親往而使大夫以往會請盟焉使臣與君盟非禮矣宜其見卻於齊而反生釁隙也記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文公之謂矣故春秋書之以見其非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正傳曰不視朔者不告朔也書公四不視朔則其怠神慢民之罪甚矣穀梁曰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已甚矣胡氏曰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

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閔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正傳曰郪丘齊地書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兩譏其失禮也左氏曰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穀梁曰復行父之盟也愚按此二傳則魯以齊却行父之盟而納賂以釋之齊以魯之納賂而復與其

臣盟二者晉失之矣故春秋書以並著其非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正傳曰姜氏聲姜僖公夫人文公母也書夫人姜氏薨紀君母之大故也

毀泉臺

正傳曰泉臺者公羊以為郎臺也莊公所築臺于郎者書毀泉臺於夫人姜氏薨之後同時並日紀遭母之大變而毀先君之所築為非禮也左氏曰有蛇自

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魯自伯禽至僖十七君蛇數亦如之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愚按此傳事雖怪誕然而或有之遂因姜氏之薨以為不祥而速毀之也穀梁曰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愚謂於母喪為非常之大變他不遑恤而乃同日急於毀臺哀誠薄矣先祖所築之臺一旦惑於怪而毀之其孝心亡矣春秋一書而衆惡並見焉文公之為君可知矣胡氏曰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

所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既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正傳曰書滅庸紀報怨之兵也左氏曰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髙蔿

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七遇皆北唯
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
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
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
庸愚謂楚滅人之祀固為有罪亦庸有自取焉耳胡
氏曰楚大饑戎與麇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羣
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
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

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愚謂楚不稱師而稱人與秦巴等耳以為滅楚罪者非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正傳曰宋人者國之衆也杵臼宋昭公名書宋人弑其君杵臼罪弑逆也左氏曰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

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子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

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師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愚謂君雖無道國之臣子不可以弑君國人皆夫人甸之惡黨也故書宋人則其首從皆得以誅之矣胡氏曰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君無道而弑之可

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矣况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

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弒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視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髙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愚謂此論多是然他亦書字而非賢之者而髙哀之賢則不待書字以為褒矣

匡王三年　十有七年　晉靈十一年齊懿三年衛成二十五年蔡文二年鄭穆十八年曹文八年陳靈四年杞桓二十七年宋文公鮑元年秦康十一年楚莊四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正傳曰書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使人考其跡而功罪見矣何也諸國之大夫討賊不果而反成其亂也愚按左氏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是討之不果而反成其亂矣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孔子時已致仕且然而况四子為國之卿奉討賊之命而不果又立文公以成之乎夫不果罪矣而成之罪莫大

焉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正傳曰聲姜文公之母也書葬我小君聲姜紀大事也而其葬之非時自見矣諸侯五月而葬聲姜薨至是九月矣是緩葬而非禮也左氏以為有齊難是以緩亦非也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正傳曰齊來伐以公不親盟故來討之也書齊侯伐

我西鄙公及齊侯盟于穀著其盟之非禮也夫諸侯會同盟誓於平時猶之可也今魯公適有母喪兩不親往齊縱有詞來討何不以母喪為詞而乃與盟于穀盍非義非禮矣

諸侯會于扈

正傳曰書諸侯會于扈紀其會之非也而諸侯欲平宋而無功具可考見矣左氏曰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

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胡氏曰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序愚謂宋國之人皆弑君之賊晉為盟主宜以上告天子下連諸侯聲大義以討其罪以為天下後世戒可也乃徒會而不伐反罪鄭伯之不至其罪之相去能幾何哉

秋公至自穀

正傳曰書公至自穀紀以出會而反面也餘見前

冬公子遂如齊

正傳曰書公子遂如齊紀其聘之非也夫禮諸侯使大夫聘於隣國必有其時今魯於齊秋則君往冬又臣往非禮矣左氏曰襄仲如齊拜穀之盟愚謂聘有常禮襄仲拜穀之盟已非聘禮之正卑屈甚矣此魯所以不競乎

匡王十有八年晉靈十二年齊懿四年弒衛成二十六年蔡文三年鄭穆十九年曹文九年陳靈五年杞桓二十八年宋文二年秦康十二年卒楚莊五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正傳曰書公薨于臺下非正終也穀梁曰臺下非正也愚謂君薨于路寢正終也于臺下則以非命而終矣非命而終則不能順受其正可知矣左氏曰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觀此傳事雖不經然必有因隕而暴斃矣

秦伯罃卒

正傳曰罃秦伯名書秦伯罃卒紀霸主之大故也以其有弔賻會葬之禮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正傳曰云齊人者歜與職也何以書正弒君之賊也若二人於其弒舍未成君之初已末事之為君而討之則所謂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又不書弒矣左氏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

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朴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愚謂由是觀之則二人此舉報私怨也非仗大義爲君報讎者也且已事之爲君矣是以書弒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正傳曰書葬我君文公紀國之大事也孟子曰惟送

死足以當大事是以史謹書之又以見葬之合禮以

時也諸侯五月而葬禮也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正傳曰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二子之邪謀可

考見矣夫先君之喪甫葬二子何為而如齊乎為舍

子赤之嫡而謀立宣公之庶長故請於齊也左氏曰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

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

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愚謂觀此傳則襄仲盖假齊惠新立與拜莖之故其實為請宣公而往也其邪謀不可掩矣胡氏曰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過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正傳曰子即子赤名惡夫人姜氏之子云子者或曰諸侯在喪之稱或曰遺子下赤字未詳孰是書子卒即子赤也而其卒之故可考而賊人斯得矣左氏曰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孥

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愚謂諸傳皆以為諱之隱之非也弒君之賊宜明書之何以諱乎叔襄仲使盜弒之故史不知其日與地疑之也不然則國人皆其邪黨而史亦不得以正書弒焉共隱諱之叔襄仲執國命之久而人皆懾從之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正傳曰夫人姜氏子赤之母也子赤見弒故歸于齊春秋書之重弒君之罪也左氏曰大歸也將行哭而

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愚謂此實傳也此天地之大變也有人心者聞之得無惻然乎胡氏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絶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正傳曰書季孫行父如齊則姦臣逆黨之謀見矣程

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知之也又宣十八年行父云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高氏曰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齊實鬧乎故所以惡齊也惡實齊之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來討於是議納賂而請平焉行父之罪不可掩矣不容誅矣

莒弑其君庶其

正傳曰庶其莒紀公名書莒弑其君庶其誅弑逆之

罪也左氏曰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玉寶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愚謂行父之言善矣但其身與遂得臣同負弒

逆之罪而徒以逐莒弑君之人豈非所謂所藏乎身不恕而欲喻諸人者耶

春秋正傳卷十八